

[意] 鲁格·肇嘉 (Luigi Zoja) 著
高 岚 董建中 译
申荷永 张力凡 审校

偏执狂

“疯子”创造历史

PARANOIA

The Madness that Makes History

偏执与妄想之幽灵
已经令人类在战争中失去曾有的自我掌控

日常的轻度偏执与妄想
是在大街上，而不是在精神病院中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PARANOIA

The Madness that Makes History

偏执狂

“疯子”创造历史

[意] 鲁格·肇嘉 (Luigi Zoja) 著

高 岚 董建中 译

申荷永 张力凡 审校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 / (意)肇嘉著；高岚，董建中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5.9

书名原文：Paranoia: The Madness that Makes History

ISBN 978-7-5192-0205-7

I. ①偏… II. ①肇… ②高… ③董… III. ①病态人格—研究 IV. ①B8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8986号

PARANOIA: THE MADNESS THAT MAKES HISTORY

by Luigi Zoja.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BY LUIGI ZOJ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

著者：[意]鲁格·肇嘉(Luigi Zoja)

译者：高岚 董建中

策划编辑：曹文

责任编辑：曹文

出版发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137号

邮编：100010

电话：010-64038355(发行) 64015580(客服) 64033507(总编室)

网址：<http://www.wpebj.com.cn>

邮箱：wpebjst@vip.163.com

销售：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31

字数：426千

版次：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版权登记：图字 01-2015-3606

ISBN 978-7-5192-0205-7

定价：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中文版推荐序一

偏执狂，人类的噩梦

“偏执狂”，普遍而又特殊的精神疾患，已带给人类无限灾难。

说其普遍，偏执狂之偏执与妄想确属常见，即使对于尚不明了的“偏执狂”，人们也早已不以为然；说其特殊，是因为临床诊断称其为“罕见”，病因不明但又早已侵入至人格失调（偏执性人格失调）、精神紊乱（偏执性精神病）和诸多妄想症（偏执被迫害妄想）之中。

于是，普遍而又特殊的偏执与妄想、迷失性偏执与被迫害妄想，以及过度的强迫、恐惧、嫉妒、猜疑、自恋、自欺、自大等，衍生为一种“偏执狂”。然而，偏执狂，又不仅仅是个体的临床疾病，一些典型的偏执狂，例如希特勒、斯大林，其个人的偏执与妄想已祸害人间，如恶魔乱世，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噩梦降临。

不管怎样，我们都需要对其进行了解。不然，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都可能受偏执狂的奴役，不管是作为个体，还是社会成员。

而这正是鲁格·肇嘉在其《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中的努力。作为资深的心理分析师，鲁格·肇嘉从临床入手，去探索偏执狂的心理原型，溯本求源，以揭示其在文化与历史深处的存在，同时面对现实，剖析偏执狂

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

“偏执狂”（paranoia），来自希腊语“παράνοια”（疯狂），由古希腊语的“παρά”（para）和“νόος”（noos）组成，前者具有“偏离”“旁边”和“超出”的意思，后者表示“心智”和“思想”。于是，所谓“paranoia”要表达的本义，是“心智的偏离”。后来，“paranoia”成为精神病学和临床心理学的专业术语，也即我们目前所用的“偏执狂”。

鲁格·肇嘉在书中的“自序”，是从古希腊的剧场开始的。“借助神灵，无名小卒也能凯旋；既无神灵，我自信也能获得荣耀。”这是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在表达其超凡壮志。正是埃阿斯，成为鲁格·肇嘉分析偏执狂的重要原型。由狂妄自大折射自卑，滋生嫉妒和猜疑，激发报复之心，导致滥杀无辜，在自恋中迷失自己，以至于精神错乱而自杀身亡。

在《埃阿斯》的悲剧中，已在酝酿后来偏执狂的雏形。自我欺骗，一意孤行，偏执狂的陷阱也由此形成。

希特勒与斯大林，是书中所分析的重点个案。他们有着偏执狂的共同特点：自恋、自大，嫉妒、猜疑，僵化、冷酷，充满偏执妄想尤其是被迫害妄想，貌似适应良好但内心总是阴影笼罩。然而，本书不仅是对其个体病理的分解，而且是对其“主义”与社会影响，或称之为群体偏执狂的剖析。在鲁格·肇嘉看来，相对于个体偏执狂，群体偏执狂更属一种变态行为，类似于所谓“文化大革命”，疯狂破坏文化与文明，残酷消灭臆想中的敌人，不管是其作为一个种族还是一个阶级。例如希特勒要消灭犹太人，斯大林要消灭地主或资产阶级，波尔布特要消灭其红色高棉的反对者，手段残忍得无以复加，都造成几近种族灭绝，犯下极端的反人类罪行。然而这种社会的偏执狂行为，往往披上貌似被群众认可的仪式或与群众运动形似，以此遮掩其本来的罪恶。偏执狂的妄想也被称之为迷失与蒙蔽，一种自欺欺人的迷失与蒙蔽。希特勒曾提出“千年德国”的展望，极力宣传其存在与延续的合理，但所谓千年只是画饼充饥与自我欺骗。鲁格·肇嘉在书中说，“他没有时间去

等待时间，并且，他凭借暴力而泯灭了时间。他的12年统治只是1小时，白痴的1小时。”如同所有的说谎者，偏执狂似乎也知道等待和时间终会暴露其欺骗本性。斯大林也是如此。斯大林的偏执狂是有临床背景的。1927年，斯大林曾约见当时俄国最著名的神经精神病学家弗拉基米尔·别赫捷列夫（Vladimir Bekhterev），会谈后别赫捷列夫告诉其助手：他极为忧虑，因为国家领袖患有一种严重的偏执狂。悲哀的是，从那以后，别赫捷列夫便消失了，不仅莫名死去，而且从书籍期刊上消失，不仅他的名字不再出现，已有的也被替换，从此销声匿迹。

偏执狂大多标榜自己的优越性，不管是希特勒还是斯大林，以及波尔布特都是如此。但是，这些偏执狂，受其系统性偏执妄想，尤其是被迫害妄想和自大妄想的驱使，都几乎绝望地纠缠于自己所臆想的敌人或敌对势力。他们知道，如果没有他们所臆想的敌人，则自己和自己所攫取的权力就不复存在。所谓“阴谋论”，凡事存在阴谋，便是典型的偏执狂逻辑。同时，偏执狂也有其“被迫害妄想的投射”（persecutory projection），一种分裂性的投射，将其自身的恶行归咎于其臆想的敌人，试图证明自己的正当以逃避罪责。于是，所谓阶级斗争甚至种族灭绝便堂而皇之的大行其道，以至于人性泯灭、良心尽失、灾难无穷。从鲁格·肇嘉的观点来看，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临床范畴扩展至历史事件，我们将恐怖地发现，在最近的百年中，整个世界都不时遭受“偏执狂大流行”的影响，不管我们是否看到，是否意识到这种影响。

尼采在其《善恶的彼岸》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个体中，疯狂是一种罕见事物，但是在团体、党团、人群、时代中，它是惯例。”或许，类似的疯狂，偏执狂的疯狂，唯有放大或凸现的时候，才会如此触目惊心，犹如人类的噩梦。

然而，更需要当代人反思的是，书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将不把偏执与妄想视为一种疾病，而是视为一种“在场”于每个人之中的可能性。

这个心理特性或许也能够出现在任何日子里、任何人身上。它是我们内心的“小希特勒”。

作为荣格心理分析师，鲁格·肇嘉在这里将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原型理论作为剖析偏执狂的方法与应用。如同开篇就描述的埃阿斯，以及书中重点剖析的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这种与“原型”（Archetype）有关的表现。而所谓“小希特勒”，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一种“阴影”（Shadow），可能隐藏于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由于我们（意识自我）不愿意面对它，不能正视它，或没有勇气面对它，甚至没有勇气承认它的存在，于是，它就成为我们内部的阴暗存在、阴暗心理的聚集，伺机而动。也如鲁格·肇嘉在书中的分析，轻度的偏执与妄想，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实属常见，它就在大街上而并非是在精神病院中。这样的偏执与妄想潜伏于很多人的内心中，比如凡事找借口，拒绝承担责任，总是把错误与恶行归于别人，还比如缺乏信任、凡事猜疑、自恋自大、自欺欺人……其背后，都可能与潜在的偏执与妄想有关。

鲁格·肇嘉在其著作中要梳理与分析西方历史与文化中的偏执狂起源与影响，他也坦承，对于有关的东方背景他尚不十分了解，为此我们也多有交流。我告诉他，既然用了荣格的原型，那么，《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的心理分析，同样适应于东方背景的社会与文化。在我看来，从夏桀、商纣到秦始皇、朱元璋……类似的偏执狂本来也存在于中国文化之中。或者说，我们的文化，同样具有滋生偏执狂的土壤。历史中的偏执狂也不仅是历史，而是延续的生活现实。于是，我们也就遇到一个问题：如何去面对内部的“小希特勒”或“阴影”呢？

有这样一种说法：在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存在两只狼，一只代表贪婪、强迫、嫉妒、猜疑、自恋、自大、偏执与妄想，另一只代表责任、勇气、宽容、善良、自知与自觉、理解与智慧。而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是，哪一只会长大呢？曾有智者回答：“长大的是你去喂养的那一只。”

据说，这是一位年迈的北美切罗基人在向其子孙传授人生的真谛，其中

已包含了心理分析的奥秘。

若是说压抑和束缚导致了精神疾患，正如精神分析早期个案所揭示的事实，那么，表达与自由（例如自由联想法）便是治疗的努力；若是说冷漠、贪婪、恐惧导致了人格分裂，那么，亲情、宽容、勇气便是一种治愈；若是说自恋、自欺、自大滋生了偏执与妄想，那么，自知、自觉、自明便是疗愈的希望。

在我的微博（@荷永）上，我曾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置顶：“魔鬼同上帝在进行斗争，战场就是人心……”何去何从，唯其自己。

我与鲁格·肇嘉是挚友，曾一起在瑞士爱诺思（Eranos）东西方文化圆桌会议演讲，旨在发挥心理分析之社会文化的意义。我也曾为其《父性》撰写序言，自其出版以来已产生广泛影响。他的这本《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是对拉斐尔·莱姆金的纪念。莱姆金以其对“种族灭绝”（genocide）的研究，促使联合国通过历史上第一份人权公约（1948）。维护人权，尊重生命，防止极权暴力的灾难，鲁格·肇嘉在心理分析领域继续了莱姆金的努力。《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的出版，就是为了防止人类偏执狂噩梦的重现。在这种意义上，这本书便是一部醒世录。

申荷永

心理咨询师（IAAP）

沙盘游戏治疗师（ISST/STA）

IAAP暨ISST中国发展组织负责人

中文版推荐序二

偏执狂研究的现实意义

日内瓦的万国宫（Palais des Nations），原来是国际联盟总部驻地，现在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2年6月，在这里举行了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的生平纪念大会，而《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一书便是对大会的献礼。

莱姆金是一位波兰法理学家，1943年前后他创用了“种族灭绝”（genocide）一词，帮助推动联合国正式通过了历史上第一份人权公约，即“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948年12月9日）。大约70年之后，鲁格·肇嘉博士继承了莱姆金的工作，正在进行艰巨的努力，要探索种族灭绝过程及种族灭绝心理的现实意义。这本书就是其努力的结果之一。如今，对种族灭绝研究领域来说，它无疑是一部杰作。在自己的书中，肇嘉通过严格的史实分析，展现了“偏执狂”对大众的影响效应，以及各种意识形态是如何把偏执妄想用于创造一种“正义战争”的信条。

偏执狂心理经常受到一种自相矛盾效应的感染。偏执狂在“相信被敌人包围”的同时，却没有认识到，这些敌人实际上是他自己偏执狂的“朋友”（准确地说，是无意识的合作者）。这些“朋友”中的一部分，是休眠的偏

执者，被他的偏执狂“唤醒”并皈依于他的胆怯。偏执狂的另一些“朋友”是那些“潜在的敌人”，并作为对其敌意立场的一种反应而变得活跃。偏执狂，借助采取一种倾向冲突的立场，而使冲突几乎现实化。

今天的世界广泛充斥着偏执狂。因此，要有效预防暴力冲突，以及更广泛地根除任何群体所认为的“以灭绝敌人作为仅有的问题解决方案”之需要，对偏执狂的理解便是基础。本书写给这样一群人：他们作为“国际预防种族灭绝及大规模暴行基金会”的人员，为减小大规模暴行再三发生的危险，而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绝不再有”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是一个迫切的要求，要阻止“自认为的群体优越性”所促成的大规模暴力。

恩佐·玛丽亚·李·费尔·塞尔维尼

(Enzo Maria Le Fevre Cervini)

国际预防种族灭绝及大规模暴行基金会 副会长

www.genocideprevention.eu

前言

埃阿斯的疯狂

借助神灵，无名小卒也能凯旋；
既无神灵，我自信也能获得荣耀。

——索福克勒斯，《埃阿斯》
(Sophocles, *Ajax*, pp. 767-769)

在戏剧开始之际，那无可挽回之事已经发生。

埃阿斯知道，结局即将到来，并相信自己会胜利。凭借无可匹敌的力量及勇气，他的战盾（arm）已经完成了勇士的职责。他已经彻底击败敌人。为何敌人的毁灭不可以是他的胜利？他的战盾随其心思，随其心思而来的是怀疑。从那时起，他放弃了事实及理性。

埃阿斯仅感兴趣于一个事物：被承认是最强者。既然他仅感兴趣于一个事物，既然他的人生仅仅与此关联，他的人生就是孤单。他的思想总是孤独。^①但是，人际与兴趣的缺失有悖心灵的本性，心灵便会有满足空虚的反应。现实中被拒绝的存在，渐渐在心中重新出现。拒绝成为现实，则化作

① Sophocles, *Ajax*, p. 614.

噩梦与强迫，成为猜疑。人所想要拒绝之物，则依此姿态成功返回。埃阿斯的心智生命是一个随时会爆发的郁积怀疑。

但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仅仅是心智表象的东西，曾经一度是神灵之幽灵（apparition）。那些神灵不喜欢这个强壮但顽固、公正但莽撞的人。他的正义感太过简单。当神灵想要毁灭一个人的时候，便开始使他失去分寸感。埃阿斯似乎不需要神灵们，他拒绝他们的帮助。

这样一个人物——在大地上孤立，甚至在天国也孤单——会遇到严重风险。人类理性必须屈服于高级别的力量。“全能”并不是一种人类特质。绝对不受人及神灵的约束、没有限度或锚定（anchor），则心理会迷失自身。

在“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悲剧”开始时，神灵们就已经使得埃阿斯的心意飞离，不再受锚定，如同那强健、高傲、孤立的鸟（鹰），按照品达（Pindar）的说法，其名字是宙斯给予他的。^②

而品达爱埃阿斯，他是多么爱埃阿斯啊！我们能够理解它，因为在我们看来，古典世界的感情，既如此遥远又如此贴近。荷马、品达、索福克勒斯是那个英雄世界的创造者，但他们自身也是那个世界中的英雄级人物。奥德修斯（Odysseus）与埃阿斯相互叠加，但荷马、品达、索福克勒斯也相互叠加。如果没有我们对这些作者的想象就无法想象这些人物形象。品达与荷马决斗，就正如埃阿斯与赫克托耳（Hector）击剑。品达的脉络，是不停地攻击荷马，指责他赞誉奥德修斯及贬低埃阿斯。^③

埃阿斯是一个可靠、直率、简单的人物。他本来并不符合史诗的丰富描绘。在荷马与奥德修斯之间——在作者与该人物之间——的相互情绪流动中，后者呈现了复杂性、多变性、适应性。奥德修斯甚至脱离奥德赛去描述

② Pindar, *Isthmian Odes*, VI, pp. 49-64.

③ Pindar, *Nemean Odes*, VII, pp. 20-30; VIII 24 ff.; *Isthmian Odes*, IV, 35 ff.; VI, 49 ff.

自身：“在需要狡猾者之处，我就是如此之人。”^④那就是该传说的说法。奥德修斯是一首长诗中的核心人物，诗中不断地交替出现歌谣及主题。他无法仅如埃阿斯般阳刚好战：他不得不同时具有一个女性面向。奥德修斯享有智慧女神雅典娜（Athena）的喜爱，他充分拥有一个天赋，首先就在于他的想法多异——而不为单一所窘迫。奥德修斯是复杂的，并且相当执拗，如同神灵们自身。奥德修斯尊重并且畏惧神灵，因为他理解他们。

因此，诞生了奥德赛。

原本不可能写出一部关于埃阿斯的史诗。正如不可能仅用一首曲调写出一首交响曲。埃阿斯只能是一阙悲剧主题，而非一部史诗主题，但是时、空、力的独一无二的结合^⑤造就了这个如同英雄本人一样简洁而紧凑的可信故事。因此，这位很可能最伟大的悲剧作家，把自己的全部悲剧中的很可能的第一个，奉献给了埃阿斯（约公元前445年）。

索福克勒斯在自己的第一个戏剧中，描绘了悲剧意念的伟大及不可能性。

因为悲剧意念与偏执狂意念是不相容的。它们是相对立的。悲剧不仅旨在娱乐，而且旨在教化，向人们宣教人生的矛盾性：人想要善，却助长了恶；人类仰赖于虚无，因为它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埃阿斯的不对劲，不是因为他犯下了任何具体错误，而是因为他在向偏执与妄想屈服时，他受到一个孤立观念的支配，而不去注意人性的复杂性。自从那固定的观念被揭示给他，他就相信自己已经把握了人生中的最重要之事。

相比之下，当埃阿斯首次不是履行一个职责而是做出一个选择，他就成为他自己——具有某种真实的性格，表达了某种人格特质。那瞬间不可避免

④ Sophocles, *Philoctetes*, p. 1049.

⑤ Aristotle, *Poetics*, 7, p. 18.

地是短暂的，因为他所做出的选择，是去死亡。

为了创造这个悲剧人物，索福克勒斯用夸大的方式极力刻画了埃阿斯的力量及傲慢。^⑥品达应当会谴责索福克勒斯而非谴责荷马：对于荷马来说，埃阿斯从不曾对神灵们傲慢。

在希腊人围攻特洛伊的战场上，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开始登场。在那个场景上，我们最初看到的人物，不是埃阿斯本人，而是雅典娜与奥德修斯。奥德修斯告诉女神：军队的牲畜被杀死了，牛及绵羊都漂浮在一个血湖中，据说它们是被埃阿斯杀死的。

雅典娜平静地控制住形势。

阿喀琉斯（Achilles）死后，必须做出决定：要把他的武器给予哪个希腊人。备选者随即被缩小至埃阿斯与奥德修斯。评审团偏向于奥德修斯，因为奥德修斯的忠诚同盟者阿伽门农（Agamemnon）及墨涅拉俄斯（Menelaus）在其中占优势。所以，雅典娜决定：赢者应当是最有能力者，而非最强壮者。^⑦埃阿斯的孤单再次不利于他。但是孤单会助长怀疑，而怀疑会增加敌人的数量及重要性。不信任会进一步助长不信任。为了在孤单中存活，人不得不依赖于战斗力量，而阿喀琉斯的武器是其最高象征。逐渐地，埃阿斯的内心得出结论：没有其他选择。阿喀琉斯的武器不再是一个奖励、一个可能性，而是一个必要之物。武器是一切事物。而且，只有武器能够赢得武器。

埃阿斯在夜晚离开了自己的帐篷。他携带自己的剑，去杀死那三人：奥德修斯、阿伽门农和墨涅拉俄斯。他必须立即去做，因为这时，他心中的偏执已经被说服：许多人都是他的敌人。更甚者，它还有一个非人的敌人：时间。当偏执建构出自己的核心观念，就要立即行动。正如它无法忍受思想的

⑥ Pohlenz, 1947, chapter 12.

⑦ Kerényi, 1958, p. 335.

虚空，它也无法忍受时间的虚空。它不容许耽搁。

然而，为何他的三个敌人活着，那些动物却被屠杀而死？那是因为，雅典娜已向埃阿斯的心中投入虚假表象。她的说法是：她用谗妄与死亡之网迷乱了他。^⑧

埃阿斯的心智景观，一旦被剥夺了其所习惯的孤立，就需要人性表象。女神雅典娜提供了一些。但她所提供的表象是虚构的。埃阿斯杀死了那些动物，而非他的敌人。他的陷阱，就是过于依赖孤寂及怀疑所产生的自我欺骗。

雅典娜微笑着对奥德修斯说：“嘲笑自己的敌人，不就是最甜美的笑声？”^⑨偏执使人变得荒谬可笑。但我们也能够反转这一看法：来自他人的笑声再次唤醒沉睡的偏执狂。任何人都会变得焦虑——如果别人笑他，而他不知道他们为何在笑。因为笑声也如同好斗情绪，会感染团体。笑声经常是另一种伪装下的攻击。当“怀疑”看到敌人，最可恨的敌人不是带着刀剑，而是带着笑声。但“怀疑”是否“发现”或“创造”了朋友？几百年之后，但丁（Dante）也表达了一种相似的迫害恐惧：“所以你们之中的犹太人不发笑。”^⑩基督徒的过失在引来神圣惩罚之前，先引来了犹太人的嘲笑。

⑧ 在我们现代人看来，雅典娜是一个心理运作的古代象征。心理的第一规则是：心理的虚无空间不可以保持虚无。如同物理自然一样，心理自然也避免真空。未被占用的空间变为海绵，从无意识吸取表象。甚至当我们沉睡之时的平静心理，也充满表象。我们称它们为梦。当然，这些心智需要始终为人所知。但今天，我们选择去忽视它们。今天，我们不尝试去理解心智活动，而是尝试去有成效地组织它们。我们越来越排除想象及沉思——在这些活动中，令自己被“空虚”心理填充——因为惧怕遭遇我们内部世界的困难表象。我们凭借使用客体——电视、视频游戏、杂志，它们从外部供应无穷无尽预先制造的刻板形象——来防止形成心理空虚。从而，它们隔绝了内部形象以及与它们相关联的强烈情绪。我们不想去生活。我们想去观看、去倾听那些模仿生活的事物。我们避免亲身去生活。

⑨ Sophocles, *Ajax*, p. 79.

⑩ Dante, *Paradiso*, 5, p. 81.

不能够发笑，是偏执的最古老症状。发笑的能力，是针对这种邪恶的最本能防御：对于一直是偏执发作受害者的犹太人来说，它是一种传统的防御手段，这并非无缘无故。莎士比亚说：能够微笑的被剥夺者，会反过来偷取剥夺者的东西。^①

古希腊剧作家们，借助把“悲哀的悲剧智慧中所升华出的悲伤”，替换为“在释然的喜剧笑声中所升华出的冲突”，来寻求实现平衡。悲剧与喜剧必须一起上演。狂欢（kómos）（因而“喜剧”）是“受到集体热情感染的人群”（最初是微醺的青年人在夜晚游荡于街道）。喜剧的平衡，在于把破坏性嘲笑转变为一种明智且善意的微笑。

但在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中，笑声无法被微笑所救赎。作为该悲剧观众的我们知道：埃阿斯的心理是可笑的——缺乏“内省、好奇、女性敏感”。埃阿斯的心理实际上是空虚的。既然自然法则要求：空虚要被填充，则在他的心理中就出现一种感觉——有事要发生。一个不为人知的新奇事物，虽然其心理有所顾忌，但也信任之，因为这正是其需要的。当心理等待这一新奇事物，其焦虑逐渐增强。最终，心理简单者将会如此：只要提供一个敌人给他，就会自相矛盾地使得他感到更平静；更确切地说，是让他 在交战中感到更平静。因为到此阶段，在他眼中，那二者之间并无差异。重要之事是，不再“不得不生活在不确定性之中”，不再必须做出可怕的尝试理解之努力。偏执逻辑的简化机制将能够流畅地起作用：敌人的在场解释了一切。“存在一个阴谋”之怀疑已经变得确实。

雅典娜把埃阿斯叫出他的帐篷：“埃阿斯，我的朋友，这是我第二次叫你……但是告诉我，你是否让希腊勇士的血湿润了你的剑？”“这是我的自豪，我不会否认它……现在，他们不再能够污蔑埃阿斯……让他们试试，既

^① Shakespeare, *Othello*, I, 3, pp. 207-208: “微笑的被抢夺者/偷取窃贼的东西；/他付出无益的悲伤，去抢夺自己。”

然他们死了，试试拿走我的战盾。”“莱尔提斯的儿子怎么了？你对他做了什么？”“他是我的受欢迎的客人，就在那里，在锁链中。”“你会怎样对待他？”“首先是鞭打。让他后背血淋淋地死去。”然后，埃阿斯返回自己的帐篷。^⑫雅典娜本来并不真的想与他说话，只是把他指给奥德修斯看。场景结束于后者与女神的一个短促对话。这个对话不再涉及埃阿斯，而是涉及每个人类的命运。

埃阿斯似乎过着一种公正的生活。然而一瞬间，他的存在被神灵毁灭。我们是阴影，会被一个随意的手势抹去。绝不要因你的所是而自豪！奥德修斯承认：当我为敌人的命运哭泣时，我也是为我自己。^⑬

夜晚结束了。光明返回海滩，返回意识海岸。埃阿斯的情人塔美莎（Tecmessa）听说了这场对动物的屠杀，但不知道它们属于何人。埃阿斯的水手们齐声说知道它们属于何人，但不知道何人杀死了它们。塔美莎与水手们交换信息，获得其所需要的情况。从而，悲剧真相完整了。

看到那血腥——鲜血及动物残体——埃阿斯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塔美莎告诉他，其作为勇士的荣耀，现在也被粉碎了。那荣耀被嘲笑包围。最强健的手臂向山羊及羔羊举起它的长剑。这样的处境是不堪忍受的。“看看一波致命风暴是如何围绕我飞旋、压倒我的……在这里杀死我，在这些动物中间。”^⑭但是，最无法忍受的是他的敌人正在嘲笑他。

只是在这场杀戮之后，他才开始从偏执与妄想中重新清醒：所以这重新清醒并没有令他解脱，而是把他锁入一个永恒的懊悔之狱。

埃阿斯让塔美莎把他的儿子带来。他温柔地向他说话，表达自己的希望：他将拥有父亲的品质，但比父亲运气更好。塔美莎向埃阿斯说话，提醒他家庭的甜蜜、生命中确实的内容、爱的甜蜜。这些东西都受到“关系”的

^⑫ Sophocles, *Ajax*, pp. 89-117.

^⑬ 同上, pp. 118-133.

^⑭ 同上, pp. 350-360.